

閩錫  
山部

一軍官日記

# 閻錫山部一軍官日記

（原名「生活剪影」第四冊，題有「雖吾愛妻，切莫翻閱」

「八字。著者爲閻部四十六師分會三級主任特派員李生康」

三十二年

二月

二十一日（上下級關係）

晚間，被××（按作者這時是「軍事進步保證組」幹事。這個××，是其組長張世明，字曉如——抄者）叫到他的屋裏去。他叫的理由，是要我和他研究一科的分工。我興高采烈的去了，以爲自己的領導者能這樣器重自己，那是多麼值得自豪的呵！但事實上這都是青年人失望和失敗的因素。因爲許多人在戴着鬼臉張着血口吃自己的時候，還以爲這是和自己深交厚道呢！

我隨着××到他的屋裏時，××一聲不響，只拿着大鐵鍋的早煙袋，在呲呲的抽着

「我以為這是官兒的身分，只有如此，才能說明了官的可貴。所以我和一個囚徒一樣，只有默默的聽候着大人老爺的發落。時間又過了很長的一段，我們的領導者，還是金人似的緘口不言。我等的不耐煩了，便在嘴角上儘量的擠出一點笑容；並在分工的問題上說些皮長毛短的話，意思是想從這些無關痛癢的問題上，去提動對方的說話興趣。結果，對方在大烟鍋中的火一閃一閃之後，一張圍滿了毛根的黑嘴巴慢慢的掀動了。但所說的話，却是分工以外的話，我是被譽為研究者的而此時却變為聽訓者了。××在說話的態度上，雖裝作和藹可親；但他自作聰明的技術，永遠難以掩飾住他內心的馬脚。他說我有二個缺點：第一是學的驕傲了，第二是學的好表現。並說：說你好表現，那是主任（這主任叫孟樹堂，是這個『軍進組』的上級領導人——抄者）的感覺！主任因感覺過深，曾說過這樣的話。在他呢，他以為這樣的說了，我會因為畏懼主任而消聲匿跡，順從了他的意思；也可以說，在他權威之下，變成一個馴順的奴隸，或一個毫無抗力的羔羊。但我呢，却笑了！因為：他說主任不滿我報充『鐵軍委員』，而這恰是受的主任的指使；他又說主任不滿我兼任『特支部特派員』，而這又是主任的推荐。××的假摠聖旨，與漢奸的造謠，又有何異也！！

從××處出來，我的心的深處，又如放了塊鉛鐵似的，在呼吸上感到絕大的困難。雖然明知他所說的話，都是恐嚇和欺騙。

二十九日（一幕話劇）

反賭運動大會開了，是上午的十一時半，地址是『洪爐台』前（洪爐是閩錫山製鍊奴才的機關名稱——抄者）。

參預大會的人，是全首腦部的職員及各機關的士、兵、夫。雖然這人羣都穿的是灰色的四個口袋的制服，但看的很分明；那些眉目清淨，服飾整齊的，一定是官兒先生們；那些沒有血色的臉上又塗着一層煤烟的黑，和赤着兩足，在破爛處掉出棉絮的褲腿上還掛着凍硬了的泥漬的人，一定是兵與夫。維持秩序的軍警憲，比以前增加了好幾倍，而且都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雄糾糾的虎視着場的周圍，真像大敵當前之勢。

從洪爐台的後面，提出三個囚首垢面的罪犯，其中有兩個已經面無血色。當軍法處處長在播音機後面宣佈這三位賭犯的判決書時，有人提議：不教而誅，是政治上的缺陷；所以特建議刀下留人。這提議馬上得到許多人的贊成，當決議當場請示會長（即閻錫山——抄者）。

一會，主席請示回來了，在播音機後宣讀着會長的批示：姑准，下不為例。

會畢了，我低聲的自語着：一幕話劇，又演完了。因為我正是這幕話劇的編排人之一呀！

二月

二十五日（基幹大會）

今日是基幹會議的最後一天，四百多人的心理上，都浮動着一種希望之花：明天總算能喘一口疲倦的大氣了！

在基幹大會上，我有這樣幾種感覺：

- 一、『政治』是力量，是手段，是統治階級統治小百姓的力量和手段；
- 二、『政治場合』，是『私』與『私』角逐的舞台；

三、『組織』是籠牢，『組織關係』是束縛小民百姓的枷鎖；

四、『黨』與『黨』、『派』與『派』互相間的『民主的選舉』，乃集團的保存，『代表民意』，那是鬼話。

會長對基幹同志們太好了，二十二日的那天，曾給我們吃過一次最好的飯。飯後下飯廳時，我的腦際，掠過這樣一個無聲的影子：

『同志們！佳飯已給你們吃了，馴馴的勞動吧！』

六月

七日（『資格』和『裙帶關係』）

今日是舊曆的端陽節。

抗戰以來，我和一條牛一樣，永遠是把自己的生活浸在苦辛中。第一，我了解自己，和一個白丁一樣。我不會進過學，科過舉，也不會領得什麼學府的文憑；第二，我是一個單刀隻馬的人，沒有有力的靠山，沒有肥碩的粗腿。幾年來，關於普通一般學識上的問題，我不怕與人談論；但住學校或回憶學校生活的問題，我是沒有資格談論的。就是別人談起，我聽着也和針刺一樣。我不是忌刻，而是以爲人家在奚落我呢！同時，在政治上，不論你的能力學識如何，在最後取捨的決定上，仍是把資格和文憑，當成了天經地義的標準，自然，裙帶關係是例外了。

今年春間的一件事實，我是被『資格』和『裙帶關係』最後一次的刺傷腦子了。我也經下定決心，努力的補救這缺點。我計劃住山西大學去，文憑擬借。

十二日（追求資格的悲哀）

住山西大學，已成了我渺茫的征途上的唯一希望。這希望中，孕育着不少的安慰與興奮；同時，也包含了更多的辛酸與不安。

世界上真沒有件容易做的事，住大學還需要高中的畢業文憑！文憑我是沒有的，又需要冒着別人的譏諷，走那取巧的小路去——借用別人的文憑！

午後，同草（人名——抄者）到李經甫家去。去時是抱了很大的希望，以為前數日託其通融進大學的事，一定會給予一個滿意的答覆。然而他說：他曾向劉勵吾先生（教育廳長——抄者）談過，勵吾先生的答覆是：『他沒有住過中學！』下文雖沒有說出來，看來是告訴我：我不應當再動住大學的念頭了！

我從李家出來，被氣忿和羞愧擠出的熱汗，還沒退下去。我不敢正視世界的一切；甚至我的同伴，我也不願看他一眼。恐怕萬一不幸，兩個人的視線恰好集中在一起時，我無神的眼光和失望的表情，將是如何的更使人瞧不起來呵！

十七日（上下級關係和鄉親關係）

草說：『我們雖已決定了要離開「軍進組」，但對該組的主要負責同志們，形式上仍應當有一種親切的表示』。我以為這在中國的古道理上是完全對的，所謂涵養，所謂恕道。不過在另一方面，一個凶悍的劊子手，當他把刀子放在你的脖子上而你像羊似的跪下求饒時，他却會更以白色的眼珠鄙夷你仇視你，並且在鼻孔裏會哼出『你真是個沒有血性的奴才』的字樣！所以我寧願我的敵人把狠毒的心放得更重些，也不願他再向我露出白牙來！

草根據從李經甫那裏得來的經驗，批評崞縣人的互相間，最沒有互助性。這個批評

「完全正確。我以為說嶧縣人沒有互助性，還是屬於消極方面的。他們是誰也怕誰強起來，因為如果有人比自己強起來，自己的強就會居到第二位。如果有和自己是一樣的強，那麼，至少在社會的瞭解與恭維上，是要並駕齊驅的。所以他們寧願賣十二萬分的力，給人以阻難和破壞，也不願費一分的力氣幫助人。」

十八日（爲了文憑）

爲了達成住學校的目的，我是在千方百計的進行着。今天又給張秀峯先生寄去一信，真是一片苦心呵！

二十七日

聚和（人名——抄者）對我的投攷山大，表示十分同情。他近似感慨的說：『再能多些求學的鄉親才好，多些深造的自家更美！』

二十九日（『鳴鼓而攻之』）（這是閩錫山號召部下互相攻訐的口號——抄者）

在集體辦公批閱公文時，發現了兩件使人發惱的事情：第一件是王印同志（副官處副處長）反映『經管社』櫃中摻水的弊病；第二件是一個韓子賢同志反映三食堂高價私售紙包旱烟的黑市。也許因爲我是一個年青的孩子，我都批了『特派員會討論後鳴鼓而攻之』。討論了再再，大家又一致同意請示會長後鳴鼓而攻之。

走向會長的公館去，每個人懷了極高度的興奮，認爲此舉真正是『牛犢子』（這是閩錫山鼓勵部下勇于互相攻訐的稱號，因爲古人說過『初生牛犢不懼虎』——抄者）的表現。縱然做不成功，至少在會長的腦筋裏，我們不是沒用的人！

到了公館的門首，侍從長適從裏邊出來。我們說明來意，他便飛也似的返回去。但

不一會又出來，說：「會長剛吃完飯，現正在喝湯，你們還得等二十分鐘的時間。」我們在院外靜靜的候下去。二十分鐘過後，裏邊出來一位帶着手槍的兵，向我們招手，我們便隨着進去了。

會長穿着一身小便衣，坐在小屋的炕上，手中敲着一個蠅拍子，像個隱士，又像個和尚。我們一開口便說出了主題。

會長是兩眼灼灼的仰着頭聽了的。然而我們一講完，他便緘起了眉頭。我的感覺裏已意味到鳴鼓而攻之的想頭已經失敗了。會長只說：「世界沒有一個人嫌他自己盤裏肉多的！」

從會長那裏出來已經七點了，我慢慢的吁出一口氣；「鳴鼓只是激發你們青年人情緒的方式！」

三十日（女人也想丈夫有資格）

青英（人名——抄者）告我：在「組織」保送住山大的學生名單上，曾發現有我的名字。並說：只要文憑不發生問題的話，住山大該不會有大的困難。

青英走了以後，我如孩子們在大年響鞭砲時那樣的樂意融融！晚間，蘭（作者的妻——抄者）知道了這個消息，她也似乎很高興，並且洋洋得意的，像自己的丈夫已經是個大學生的那樣驕傲和體面！

七月

五日

早晨，俊田（人名——抄者）告訴我：關於我借用聚和的姓名資格，假二十六年會



考入山大的名義呈請復學，並由朱君哲先生出其保證書——這一回事，朱先生已經答應了。我的一顆灰黯的心，又如將熄的小火，在西風中亮了一下的樣子。今天，趕忙讀會了 Babikimnopa 等十二個英文字母。

十四日（通信沒有自由）

我給朋友寄出去的信，被人檢查，再被人突擊回來了。

清晨，在主任辦公室開會。還沒有熱烈的討論起來，主任的衛士胡某忽然送進一封信。信封很大，而且是署着『孟主任樹堂親啟』。我偷偷的看了事由簽第一行上寫的七個大字，竟是『勅進軍組李生康』！我的心跳起來了！我不知我是做下了什麼滔天大罪，而被人這樣突擊了！主任把事由簽看完了，又從信封裏抽出幾頁信紙，我再偷偷的看去，才知道那是本月五日寄給陶容的那封信。我的心似乎平靜了許多，但仍是惴惴不安。因為我忘記了給陶寫了些什麼。同時，我又深刻的了解自己：給些比較了解的朋友們寫信，是能十分胡說的！

會開完了，主任把被檢查出的信遞給我。我從頭一看，不禁失笑了。原來我的信被特務先生們檢查和扣回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太洩氣了。他們在事由簽的後面，這樣做了按語：『查寄件人身為組織同志，並在組織部門中工作，如此洩氣，似非所宜，故予扣留！』

十五日（掌握山西大學計劃）

因為決心要住山大，便又給會長寫了一信。原信是這樣：

查山西大學，爲我省最高學府，過去曾培植過不少人才。但畢業後能始終服務我省者（即爲閻錫山服務者——抄者）固不在少，然悄然而他去者亦頗不乏人。追其因，不外我們的組織沒有深入到山去。今山大已國立，此項問題，更需要有迫切之注意（即注意與蔣介石爭着發展特務組織——抄者）。第一，山大教職員，我組織應相機選派；第二，原有之山大教職員，應加深組織關係；第三，山大須建立組織；第四，每年新生，應在我省招收三分之二；此三分之一中，應由我組織選送堅強的組織同志二分之一，庶幾山大學風，可一改舊觀。同時，我組織亦可獲得更多之幹部也。基於上述第四項理由，職願以全付精力，成爲我組織在山大發生力量的一顆驛子，絕對要爲我組織在山大中爭取十名同志。再由此十名同志繼續發動爭取，俾山大完全成爲我組織之山大，山大學生完全成爲我組織之未來幹部。望 鈞座於山大招生時，將職保送入學，以完成是項任務爲禱！

再，職原畢業於崞縣中學（按此君實僅住過三個月高小，故不認英文字母——抄者），在六年之革命工作中，甚感自己之不夠，故亦願藉此充實。現已借得與職同姓者之高中文憑一張，望 鈞座保送時，特准以高中資格進住文法學院。職自信如果努力，總不會落入後也。敬祝  
健康。

職

七月十五日

李生康

二十六日（閻錫山，教育廳長串謀做假證書）  
把借來的證書上，貼上了我的照片。又把貼好了照片的證書，送到勵吾先生處。

託蓋鋼章。

八月

四日（蝗災的用處）

西舟（人名——抄者）得到一封家信，知道了他的家鄉（垣曲）一帶，遭了極嚴重的蝗災。我們的這位青年眉開眼笑的說：『應當找個機會，把這事報告會長』。雖僅僅兩語，我們這位『革命青年』的心事，已完全暴露無餘了。嗚呼！人心！嗚呼！老天！蝗災也竟成了宦途的行進了！

九日（結拜弟兄）

閻述南年廿八歲，山西祁縣人，生於民國六年陰曆四月廿五日，因個性相近，意氣

李生康年廿七歲，

山西

崞縣人，

生於民國

六年陰曆

二月廿五日，

因個性相近，意氣

交流，特於民國三十二年陰曆七月初十日下午八時，在吉縣克難坡嘯濟局結為異姓兄弟，述南年長為兄，生康年幼為弟。嗣後效桃園之義，學羊左之德，禍福同享，夷險共處，永為一注。山崩海涸，斯志不渝。此誓。（按閻錫山也倡的是『政治上結合』。我們就算他是騙局的結合也可以，但何至於高級幹部們竟還行的是這一種結合？而且為加重封建氣味起見，還得特把拜把的日子寫成陰曆！這些真出我們意外——抄者）

（此後作者病了半年，所以沒有『剪影』留下——抄者）

三十三年

八月

## 八日（對閩錫山一羣的看法）

從我的理想上說，達官顯宦，並不是我理想的目標。我希望我能做一個人類的醫生，在我的筆尖下，把自私、卑鄙，以及那些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壞的假道德，假面具，變成了垃圾堆上的醜態。

基於這種觀點，我對那些刻毒的奴役和愚弄人的統治階級，始終是厭惡的，鄙棄的！我沒有力量，莫可奈何那些統治階級的專橫暴厲；但我亦不甘心馴順的受他們的欺騙與驅使。所以當我睜起眼來，看見那遍地的醜態而又沒法剷除它們時，我真希望我能做一個與世隔離的野民。

在做野民的希望裏，我給孟主任及張組長各寫去一信，大意是請他們給我另調工作。至請調的理由，則只說是『我要照料我將要有媽而等於沒媽的崗兒。』（按此君這時正鬧離婚——抄者）

## 二十九日（閩錫山的傑出的滑頭）

今天，在會長訓話的課堂上，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

『我們劃分了「份地」後，許多份地上的收穫，不是份地上的開支（如納糧等），怎麼辦？』（按閩錫山把老百姓的地一齊沒收了，劃成所謂『份地』。領份地的人，收的不夠給閩錫山交糧款——抄者）

會長對這個問題，並沒有思索，就直接了當的這樣說：『這是不會的！正如造化生人一樣，你的體重是一百斤，那麼予你的兩條腿，一定也給予一百五十斤或更多的支撐和載重力。如果你的腿的力量，支撐不起身體的話，那一定是腿壞了。今天的份地也是

「一樣，如果份地上的收穫不足份地上的開支的話，那一定是地壞了（或受地震，或被水冲）。否則是不會沒有餘裕的！」

會長真「聰明」呀！（按這算答覆了什麼問題？這叫農民聽了心裏怎麼樣？閻錫山固然做了農民的「造化」，就可惜沒有按照造化給人安腿的比例，把老百姓的負擔弄得和他的收穫相稱一些，而恰恰是叫兩腿載不起體重——抄者）

九月

十六日（吃開之道）

新選的青年幹部，組裏要給他們一種實惠，就是每人給他們一塊灰色的毛織的軍毯。從這種舉措上，可以十分證明了曉如組長是一個有企圖的人。因為他注意「羣衆」，他希望在那羣衆裏樹立起牢不可破的「信仰力」。這種信仰力的加強，自然是自身力量的增高。這種力量增高的代價，要比揣摩領袖心裏與適應領袖偏好而得來的信任強得多。（按以小恩小惠收買人心，和以揣摩迎合取信領袖，這本是一切人民害蟲的兩套慣技。此君加以高低評斷，可見其閱歷還不深，不懂雙管齊用，缺一不可也——抄者）

二十四日（反共大會）

午後四時，洪爐台上舉行汾東討叛（即打八路——抄者）陣亡將士追悼大會。我沒有去參加。據回來的同志告訴我，會長在大會上，曾堅決的表示：「要全體組、政、軍、教、經幹部與人民，放下一切，準備作戰！」

當然，會長的這個表示，是一顆進攻的炸彈。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，這顆炸彈，或許就是殘酷的流血的先聲。

二十五日

朝會上，會長報告：『薄一波領銜，通電叛國』。並說：『我們的軍事已準備好了！所慮者：恐叛逆欺騙人民，利用人民作炮灰；又怕其無所忌憚的搶糧燒糧。』故特指示地方幹部：『在政治上要切實集中人民，避開叛逆的利用；集中食糧，避開叛逆的搶掠與燒殺。』更指點軍事同志們說：『也要集中兵力，加強工事。』

我想：這也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。

朝會未了，會長又向大家宣佈：『有客要來，我要返克難坡一行。』事後打聽，陳誠將軍蒞克了。自然，會長返克，乃為與陳會晤，是無問題的了。據一般人的推測，這位曾經是譽滿全國的剿共能手的陳將軍的遠道作客，也是為了中共的問題。（按薄一波幾時通電叛國？這就叫作無恥造謠。其實這時薄一波倒是通過個電，那就是揭穿閻錫山與敵人勾結的經過。至於說誰利用人民作炮灰，誰搶糧燒殺，最好去問一下上黨地區的那些人民。還有：原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早上，閻錫山的剿共『軍事已準備好了』，連陳誠也在這早上來商議過了；那現在又何必故意說是八路軍打了他呢？不過可惜的是：這種『準備好』，這種『集中兵力，加強工事』，這種與剿共能手的會晤，原來都不過是幾隻紙老虎；被上黨地區的人民軍一擊，就撕扯了。所以連記載這朝會的這日記，也流落到這裏來了——抄者）

十月

二十九日（閻錫山『組織』現形記）

組長（即本書開頭之××——抄者）開口了！

→ 生康，因為我們要誠，故要說到最深處；有人說你是孟高幹（即本書開頭所說之孟主任，是這組長的上級——抄者）的特務，所以你當一課課長似乎不相宜。」（作者這時已由幹事而升為課長，組長對他企圖，故先以撤換相恐嚇——抄者）

我驀然的站起身來，輕輕的擊了一下桌子，然後正色的說下去：

「特務這名詞，我要請教組長解釋其定義與界限；如果承認『軍進組』是敵對孟高幹的，或孟高幹這位負責人實際是個敵人，則我不與理論；否則，應請組長指出究係何人製造此第五縱隊的言論。」

我們音調高亢了許多。他立起身來，轉到門外去，高聲的喊着：

「李長勝！李長勝！……」

李長勝來了，他告訴說：

「你立到門外，如果別人來了，你要告訴他，裏邊有事，不讓進去！」

他又坐下，露出一臉癡笑：

「我仍要努力留在組裏。不過在工作上，我有三個要你認識的前提：第一，要與我精神相通，意氣相投，最後作到一個鼻孔中出氣；第二，軍隊組織是我領導的，課主任不能對外，不能代表軍隊組織；第三，精神上（意即形式上——抄者）孟高幹是我們的領導人，但其實際領導系統是：『駐會』（閻錫山直接主持的——抄者）而組長，組長而課主任而幹事。」停了片刻，又補充了一句：「對你的工作，還希望你再提意見。」

我疲倦了，我應當還有意見，但必須致慮了再說，因之，一搗劇，就此落幕。

清晨，從被窩裏爬起來，就趨主任處拜謁。當然，對曉如組長的陰謀，我是不能有辨釋諱的。最初主任似乎聽的很平淡，還是靜靜的做着他的工作。但當我說到張給我的三個認識前提和說我是他的特務時，他便大有所感了。他認為根本問題，是會長對於軍隊組工是靠誰的問題。如此一問題能答到明朗的答覆，那麼，那些梢枝末葉的問題，均為不成問題的問題。如何能知道會長的這個意向呢？這就實在是個難題了！他又很沉悶的這樣說：

「遇到這些事，才想起副會長趙老先生（戴文）抄者）的好處了，如果他活着，請他問問會長，那是再妥貼沒有了……而現在呢，只有副長官（楊愛源）抄者）能說此話，但與副會長比起來，畢竟差了些。」

他更分析：如果知道會長的意向是靠我們的，有兩條路可走：一條是建立制度，使張不得不跟上我們走：一條是調整人事，最顯明的便是以張為對象了。如果會長不靠我們，軍進組人事即可建議併歸幹管組，此在形式上，還可標榜我們是整體精神的光明磊落者。

### 三十一日

晚間到張的屋裏去，他很神秘的又叫我出來，似乎對我親切起來。兩個人的肩膀幾乎要併在一起了。他且行且緩緩的說：

「我們自二十八年認識以來，互相的了解，自不同於一般。自然，兩個人的感情，亦有別於常人。很明顯的，我對你沒有感情和信任，自不會允你調一課主任！這是你應



當十分了解的。但……」

我已經知道他的話的方向在那裏，對這些梢枝末葉的點綴，我深覺厭煩。故截斷他的話說：

「這些都已經說的很多了，況且不說出我們也是知道的。現在我希望組長告我些結果上的話。」如果是在白天，別人一定會看到我的臉沉的很難看。

「是的，是的……」

這場說話，就此告終。我即折向主任那裏。主任對這件事的發展，沒有言語的表示。只在他寫完私信以後，繼之即寫了個請求成立軍隊組工督進委員會的簽呈。當然，這是試探會長究竟靠誰的最好的託詞。原簽的措詞是：軍進組及政幹由他一人負責時，會無不合套之感，故無單獨成立機構之必要；但自他不兼軍進組責任以來，在工作上深覺指揮不靈活。為圓滿完成交付任務計，特請建立機構以明責任等語。

十一月

一日

給會長送呈一函，原函備數語：

「會長：時遷境變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職已不容於軍隊組織工作，更不容於軍隊組織。請會長另賜工作，是為至盼！衷寒意冷，盡情難陳。」

十九日

早晨，清冷的空氣裏，送來幾聲「嘟嘟」的汽車聲。我的心頭上頓時浮起一種渺茫的希望：前天，忠直（人名——抄者）告訴我，組裏的事，主任是要等候副長官來吉縣